

关联期待的动态性及其对语用推理的启示

熊学亮 杨 子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关联期待是关联理论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却一直被作为不言自明的概念被使用, 这方面的研究却鲜见。文章按照关联量、方向、内容等多个维度的不同将关联期待分为三类, 然后提出关联期待是一个动态概念, 语用推理的过程就是捕捉动态的关联期待并满足之的过程。关联期待不但能决定话语推理的终止, 还能通过预测话语与什么相关,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引语用推理的方向。最后在对关联期待具体探讨的基础上, 文章尝试性地构建了语用推理模型, 意在增强关联理论解释言语交际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关联期待; 认知效果; 认知努力; 逆证推理

中图分类号: H 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7)01-0118-05

一、引言

关联理论自 1986 年提出至今已有 20 年历史, 虽然受到语用学界及其他各相关学科领域褒贬不一的评价, 但作为解释言语交际的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体系, 基于关联论的语用推理理论仍有很旺盛的生命力, 尝试用关联论解释各类言语现象的努力也始终没有终止 (参考 *Relevance Theory Online Bibliographic Service*)。由于最小认知耗费和最佳认知效果不具确定性, 因而无法互为参照, 关联期待便成了关联理论推理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因此关联论中一个关键命题就是, 对输入信息的处理以对关联期待的满足或放弃为操作基点 (Sperber & Wilson, 1995: 109)。在 2006 年 7 月广州外语学院举办的语用学讲习班中, Wilson 还将原有交际关联原则 “Every act of ost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a presumption of its own optimal relevance” 替换为 “Overt communication creates expectations of relevance not created by ordinary actions”。由此可见, 关联期待在关联理论对言语交际的解释机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作为关联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关联期待是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被使用的” (曲卫国, 2005)。这种将关键概念置于直觉说明之下的做法导致其理论过于空泛和抽象, 这也正是关联理论所遭受的主要批评之一。为此, 笔者将对关联期待这一概念进行详细探讨, 在明确其动态性、层级性的基础上, 尝试性地构建语用推理模型, 以增强关联理论对言语交际解释的可操作性。

二、关联期待再认识

(一) 关联期待的界定

Wilson 在语用学讲习班中明确指出, 她对交际关联原则的重新阐释, 并不是对原有原则的更正, 仅是为了使表述更清晰更明确而换了种说法。由此可见, 所谓的关联期待, 就是对佳联的假定。

收稿日期: 2006-12-16

作者简介: 熊学亮 (1952-), 男, 上海人,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英语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

由于佳联涉及到以尽量小的努力获得足够大的关联,那么用来指导语用推理的关联期待,就是双重变量互动的最优结果,而以两变量的互动来指导推理的走向与终止,只能在理想状态下发生,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因此关联论认为话语理解的过程是沿最小努力的方向,即按语境可及度依次调用语境假设来对话语进行解读,当关联期待得到满足时,推理过程即告结束。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要控制认知努力的变化,尽量把所需满足的变量仅限制到认知效果上。

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把关联期待分解为相互制约影响的两重期待:对认知效果的期待与对认知努力的期待。对认知效果的期待不是恒量,而是先于言语处理产生,人的认知能力使大脑处理系统时仅处理足够相关的信息,因此在决定要处理某信息时,必定就已经产生了对取得足够认知效果的期待。随着对话语的处理或推理的展开,这种期待可能会产生变化,且这种期待是个多维变量,在话语理解期间,不但关联期待的大小,甚至关联期待的方向或内容等都可能被调节、修正乃至被取消。然而对认知努力的期待,仅有期待量一个维度,它仅作为影响对认知效果期待的一种因素存在,如超过预期的认知努力,就会引起对认知效果期待的增值,当然这不是影响对认知效果期待的唯一因素。

Wilson在讲习班内更正了对关联论的一个普遍误解,她说佳联不是认知效果与认知努力的比值,这种以公式计算佳联的做法不成立,这也证明了我们此处的理解。因此,对认知努力的期待的单独研究意义不大,本文探讨的关联期待,主要是对认知效果的期待,这才是语用推理全过程的主导要素,而对认知努力的期待,则将被融入到影响对效果期待的因素中去研究。下文在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关联期待,均指对认知效果的期待。

(二)关联期待的类别

如上文所说,关联期待是个多维变量,先于言语处理产生,在言语处理过程中,在多个维度上都可能产生变化,且各维度上的变化相互联系。我们认为,可以以其内容维度为着手点,通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做法来完成对整个关联期待各维度的描述。为此,我们将关联期待分为:(1)对说话人有信息传递意图的期待;(2)对说话人意图传递的信息与某话题相关的期待;(3)对说话人意图传递信息的具体内容的期待。

第一类是对说话人有信息传递的意图的期待,是最为宏观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涉及任何方向性,此时期待量是衡量该种期待是否得以满足的主要标准,产生这种期待的最典型情况,是在无任何上下文语境时对话语处理的最初阶段,如:办公室内小李和小王二人,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突然小李叫了一声“小王!”,此时小王便会对小李接下来要说的话产生关联期待,但此时的期待仅仅是对小李接下来有意图要传递的信息的期待,并无对信息的实质内容的期待。

第二类期待比第一类在内容上较为具体,虽然没有明确的期待方向,但释话人对所要处理的话语,不

但有提供足量关联信息的期待,而且对说话人大致会提供关于什么话题的信息也有预先期待。在持有这种关联期待的情况下,释话人在处理信息时的语境可及度,会与持有第一种关联期待时的情况不同,因为此时释话人会在大脑中预备好一定的关于其期待话题的语境信息,作为具有高可及度的语境信息最先投入语用推理。这些语境会使话语推理,尤其是显义的获得变得更为省力。在此前提下,对关联量的期待已经不重要,因为只要话语满足了对话题的关联期待,也就具有了足够的关联。比如:小李与小王吵完架的第二天,小李突然叫住小王,小王便期待小李接下来的话语会与吵架事件相关,当小李说“我们谈谈那件事吧!”,小王可以在因该期待而导致的高可及语境范围内很容易找到“那件事”的指称即吵架的事。

第三类期待是最具体的一种关联期待,不但对话语所谈论的话题有期待,而且对话题的具体方向也有预先期待,这种具体期待除了对释话人脑中的语境可及度产生影响,使大脑设置好相关的认知语境搜索范围,还会进一步设定话语推理的方向,如果说先置的语境范围主要是为指称分配、歧义消解、命题充实等显义的得出设定了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限制话语推理可能的发展方向,便为话语推理的具体方向设定了方向,使推理的逆证性质进一步加强。此时关联量的期待,也已经融入了对关联内容和方向的期待,满足了最具体的期待,自然也就满足了足量的要求。如:小王在招待来访的小李时,问他是否要喝咖啡,那么在小王接收并处理小李的答语前,他已将话语推理的方向,设定在推导出“喝”或“不喝”两取一的结果上。

三、关联期待的动态性

上节对关联期待所作的分类,是在静态意义上的强行划分,所举的例子都是发生在话语推理前阶段这一横切面上的期待。然而关联期待并非仅产生在话语推理前,也并非在整个推导过程中保持不变。关联期待是个动态概念,上述三类期待可能出现在话语处理过程中的任何阶段,且存在三者间相互转化的可能,语用推理的过程,就是捕捉动态的关联期待并满足它的过程。下面让我们通过一则语料来认识关联期待的动态性:

例 1 A、B等人打算一起去舞会,A想邀请Mary同去,便拜托B向Mary说明。

A: What did Mary say?

B1: She agreed to go with us

B2: I haven't asked her yet

B3: The bus is coming

此处我们关注在A向B提出问题以后对B答语的理解过程中的关联期待。首先,最初的关联期待产生于A对B答语的处理之前,或者说在B给出答语之前,此时的期待不受答语实质内容的影响,对B1、B2、和B3来说都是相同的,即仅是对说话人意图传递的信息的具体内容的期待。A期待B的答语是Mary同意或不同意,这会使A提前为话语推理预置一定的认

知语境范围,当接收到 B 的话语后, A 的预设范围内的语境假设,具有较高的语境可及度,命题充实、指称分配、歧义消解等显义生成过程及推导隐含结论所需的隐含前提确定过程,都会尽量在预设的认知语境范围内进行,且按 Mary 是否同意的方向推导。

在 B1 回答中, A 对 she 与 us 两个词的指称在预先设定的认知语境范围内很容易得解,也可以轻易地将 go with us 补足为 go with us to the party, B1 答语在经命题充实后得出的话语显义能直接满足对说话人意图传递的信息的具体内容的期待,语用推理中或在对该答语的解读过程中,关联期待保持不变。

在 B2 回答中,指称分配、命题充实等,仍然能在预置的认知语境范围内得以进行,然而预先设定的推导方向却被迫放弃,因为话语的显义直接否定了得出 Mary 是否同意该结论的先决条件,具体推导方向的放弃,引发关联期待的调整,由最具体的一类期待让步到对说话人意图传递的信息与某话题相关的期待。从“如果还没有就某事询问某人,则不可能知道该人对该事的态度”,得出满足对话题相关的期待的解读,即“B 还不知道 Mary 是否会一起去舞会”,因此,在对该答语的解读过程中,关联期待发生了一次调整,主要是取消了对具体推导方向的预先期待,由此使期待内容发生了实质改变,关联量的期待在该过程中的调整并不影响推理全局。

对 B3 答语的解读,是三个答语中最复杂的一个。A 接收到 B 的答语后,在将话语置于预设语境范围内生成显义的过程中就遇到了麻烦,在关于 Mary 是否会同 A、B 一起去舞会的语境中,不存在 the bus 这一事物,无法为其分配指称,因此要理解 B 的话语,就必须打破预置语境范围,在无限的所有可及语境中寻找 the bus 的指称,这使关联期待由最具体的一类调整到最宏观的一类。由于对说话人有信息传递意图的期待,因此对期待的满足,主要以对量的满足为标准,而原先用来传达说话人意图的信息的大致方向或话题的期待都被取消,话语理解无法再通过逆证来寻找和满足相关,只能完全遵照省力原则,从最易调用的语境开始逐一寻找。按照单向语境推导模式的解释(熊学亮, 1996a b),话语理解过程对语境的搜索始于具体场合因素,当在具体场合语境中无解时,再对工作记忆因素进行搜寻,仍旧无解时则从个人的知识结构中寻找。对于本例,具体场合是 A、B 正站在公交站台等车,在此语境中 the bus 可以成功地被分配所指,显义可以顺利生成,然而显义所描述的现象是 A、B 共享认知语境中的内容(A、B 一起站在站台上,都能看到车来了),并没有话语本身(新信息)和所激活的相关假设(旧信息)之间互动所产生的语境效果,故不能满足关联量的要求,此时对具体场合因素与上下文因素的寻找,都无法与显义结合得出隐含结论,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推导。在进一步的推导中,单向语境推导模式(熊学亮, 1996a b)中的第三类语境即知识结构因素被激活,其中含有“公交车在站台停车时间有限,在车停稳且下车的乘客下车后,候车的乘客应赶快上车”。

语境假设,且作为普遍的常识性知识具有很高的可及度,与话语的显义结合,便能产生语境效果,即提醒 A 该上车了。由于车不等人,此刻“上车”比“谈论 Mary 的事情”更具推理优先权,从而使得“提醒 A 上车”这一语境效果具有了足够关联。在对 B3 答语进行解读时,关联期待的动态性反应最为明显,如果不对关联期待进行修正,话语将最终无解。

结合上述例解与本文第二节的内容可见,关联期待产生于对言语处理之前,话语理解可以始于三种期待中的任何一种,在推理过程中关联期待受言语解码结果与释话人突显的认知语境交互作用的影响,当初始关联期待在突显语境中生成显义或隐义足以满足该关联期待时,话语得解;当关联期待在随其生成的突显语境中无法满足,则需被调整,调整后的期待会在随同被调整的突显认知语境中重新寻求满足,若能满足而产生相关的显义或隐义,则推理结束;否则关联期待会被进一步调整,重复上述过程,直至关联期待在相应的突显语境中被满足为止。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话语推理结束时所得的解释,往往都不完全满足或完全不满足原有的期待,而是满足调整后的期待,如若不对关联期待进行调整,坚持要求话语理解满足最初的关联期待则推理无法得解,话语最终只能被认为不相关而遭到放弃。这就是关联期待动态性的体现。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所说的随关联期待产生突显认知语境,并不是指在当时情况下理解话语所需调用的全部语境假设,这是不可能、至少是很难达到的。如果在某一步推理前,便可以得知该步推理所需的每一个语境假设,那么也就没有说话人产出话语的必要了。这里所说的认知语境,只是设定了一个语境范围,而并非具体的语境假设,理解该话语的语用推理过程中所调用的所有语境假设,并不一定都直接与该语境范围相关,但若要使推理的结果满足某种关联期待,至少话语理解的关键推理,必须是在该关联期待所限制的语境范围内完成的。现举一例说明预置语境范围与实际被调用的语境假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例 2 小王、小李、小丽三人是老同学,小丽出国了两年刚回国,小王还没有见到她。

小王:你昨天见到小丽了吧,有什么变化?

小李:嗯, Cinderella 成公主了!

小王在得到回答之前,会对小李的答语产生话题的相关期待,即期待小李的话语不但具有关联,而且会是与小丽的变化相关的答案,其预设语境范围是:女孩子多年不见后会产生各种可能的变化。当接收到小李的答语并解码后,小王的预置语境范围内,并不包括关于 Cinderella 的语境假设,对该假设的调用,是由言语表达形式激活的,然而要使话语的理解满足此处的关联期待,最终的推理结果必须在预置语境范围内得出,因此话语推理的关键就成了寻找关于 Cinderella 的语境假设与预置语境范围之间的联系,即推导 Cinderella 在预置语境范围内的所指以及 Cinderella

变公主与预置语境范围内对小丽的变化的期待之间的关系。假如寻找成功,话语理解的关键推理便在预置语境范围内完成。

四、关联期待与语用推理

(一)关联期待的类别性与逆证推理

关联论强调关联期待对话语推理终止的限定作用,而对其在推理中所起的逆证作用、其引起的逆证明确程度与关联期待自身的具体程度之间的联系等情况关注不足。语用推理不是单纯的从言语表达形式推出显义再得出隐义的简单过程,而是结合言语表达形式以及对结果的大致期待,来寻找如何建立二者间关系这种从结果到原因的逆证推导方式。所寻找的原因因为话语理解的隐含前提,而具体化后的结果为话语的隐含结论,上一节 Cinderella例就可以体现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语用推理,都具有同等程度的逆证性质。逆证的程度与关联期待的具体程度相关,关联期待越是具体,对推理结果的期待越是明确,由果溯因的程度便越高;关联期待越是宏观,对推理结果的期待越宽泛,逆证性质便越低。对结果的宽泛期待更多起的是一种限制作用,此时的话语推理不但需要溯因,对将结果具体化、明确化的要求也越高。如妻子对丈夫说的一句话“明天我有朋友要来”,在有具体的关联期待即“妻子的这句话是回答今天是否需要去超市采购”的前提下,推理的逆证性很

强,即语境假设能保证“有朋友要来”与“是否要去超市”之间的关系,最终结合“客人来前通常要准备些招待用的物品”、“招待用的物品可以在超市购得”等语境假设,推导出“需要去超市”的话语隐含。其中寻找到的语境假设为隐含前提,推出的结论为隐含结论。若对这句话的理解没有具体的关联期待,则话语理解的逆证性较低,丈夫仅具有话语与己相关的期待,由于最终的解读需要使话语关联的方式具体化、明确化,而此处宽泛的期待,对推导仅能起一定的限制作用,这使得解读的不确定性增强,释话人必须对推导出的话语隐含承担较大的责任,最终可能得出“今天需要收拾屋子”、“明天需要作陪”等多种解读结果。也就是说当关联期待只剩下对足够关联的期待,预置语境范围被逐渐放宽,以致最后释话人对话语的理解暴露在所有可及语境中,此时语用推理的溯因性质最差,话语理解不但需要找出话语解读如何满足足够关联,更主要的是找出话语与什么关联,对例1答语B3的解读中这一点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由此可见,关联期待不但能决定话语推理的终止,还能通过预测话语与何相关,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话语推理的方向。

(二)关联期待的动态性与语用推理模式

关联期待引发的不同程度的逆证推理,体现了期待在具体推理步骤中所起的作用,本节旨在简要说明关联期待对整个语用推理过程的宏观操控(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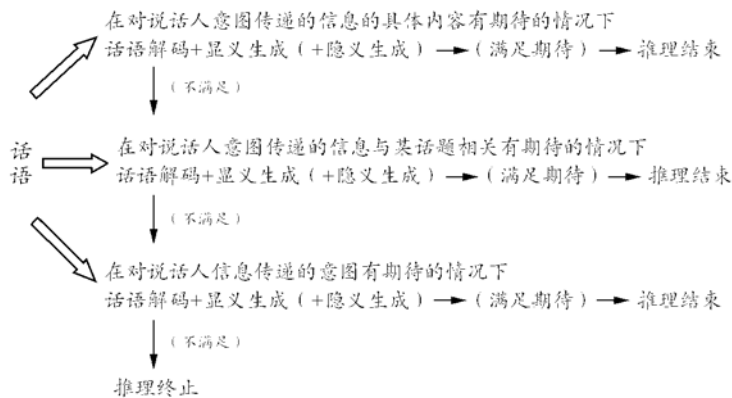


图 关联期待对话用推理的宏观操控

如图所示,话语理解的过程是以关联期待为指导的、对关联期待的动态的满足过程。对话语的理解,可以始于三种期待中的任何一种(由图中的三个空心箭头所示),而非必须始于最具体的期待,然而无论推理始于哪一步,都必须遵循从那一步开始的以后的顺序。由于并非每句话语都有隐含意义,所以图中为“隐义生成”加了括号,以表示该部分的推理可有可无。三种期待由上到下,从最具体逐渐到最宏观,若释话人在话语推理的某一特定时刻具备的上级期待,则下级期待必然同时具备,例1中A对B答语的初始关联期待,包含Mary去与不去的具体信息,该期待会逻辑蕴含对B的答语所提供的与此话题相关的信息以及对“B有信息传递意图”的期待。若具备某下级期待,则表明在那一特定时刻,释话人不具备上级期

待,因为关联推理策略要求从最小努力的方向出发去寻找关联解读,而期待越具体,推理的逆证性质就越强,由期待预置的语境范围及语用推理的方向就越具体。由于这种预置及推理的逆证性缩小了命题充实、指称分配及隐含前提确定等话语理解的必要步骤所需寻找的语境范围,故能为话语理解节省时间与精力,推理也会越省力,因此推理没有始于更具体的一种期待,则表明该种期待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同理,在具备多种期待的情况下,释话人总是会从最具体的,也就是最靠近上方的期待开始进行语用推理,因为这种推理方式对释话人来说是最为省力的方式。

当对某一高层期待的满足无法实现时,关联期待被调整到一个较低层级,推理人会增大语境搜索范

围增加推理努力,继续寻找满足期待的解读。上图中的纵向箭头,反映了关联期待在言语理解过程中的这种动态性。话语得解取决于动态变化着的关联期待在某一时刻的满足,而在该时刻得到的对话语的解,很可能与释话人最初的期待相差甚远。如例1的B3话语解读的初始期待,是得到Mary是否去舞会的信息,而最终满足调整后的期待所得到的解读,却是“车来了,先上车”的信息。且二者之间的差距与最终被满足的关联期待和初始期待之间差距的大小成正比,因为关联期待的每一次下向调整,都会导致推理逆证性的减弱、导致推理方向上限制的放宽甚至被取消。随着被满足的期待与初始期待间差距的增大,推理方向与初始期待方向的偏差也越来越大,释话人最终得到的话语解释与最初期待的解释之间的距离自然也会增大。

五、结语

关联期待在言语理解过程中,不仅决定着推理的终止,而且还通过对言语处理的预置语境范围的操控,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推理的走向。关联期待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变化涉及量、方向、内容等多个维度,对一句话语的理解,往往涉及对多种关联期待的开发利用,任何一个关联期待,仅对应于一句话语的特定阶段,只有话语处理的最后阶段的关联期待才是被满足的期待,其他言语处理阶段的期待,都因不能被满足而接受了调整。然而,关联期待的可更正性,不仅涉及多个维度,且更正的方式也有多种。对特定关联期待的不满足,导致了对期待的调整,这仅是关联期待动态性的一个方面,因为在对关联期待的满足过程内部也有动态性的体现。此外,不同的关联期待,尤其是最终满足的不同的关联期待,会直接导致对话语的不同理解,还可能读出非说话人意图的意义,因此关联期待的满足过程、关联期待与语用失误间的关系等,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BLACKMORE D.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M]. Oxford Blackwell 1992
- [2] CARSTON R.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M]. Malden Blackwell 2002
- [3] CARSTON R, UCHIDA S. Relevance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C]. John Benjamins 1998
- [4] GRICE H. Logic and Conversation[M] // P. COLE,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5]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 [6] SPERBER DAN,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86/1995
- [7]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and Relevance Theory[M] // R. WILSON, F. KEIL (eds).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99: 719-22
- [8] WILSON DEIRDRE, SPERBER DAN. Truthfulness and Relevance[J]. Mind 111, 2002: 583-632
- [9] WILSON DEIRDRE, SPERBER DAN. Relevance Theory[M]. G. Ward, L. Horn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4: 607-632
- [10] 曲卫国. 论关联理论推理框架中的关联期待[C] // 外国语言文学论丛(秋季刊).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熊学亮. 语用推理(形式化)研究(手稿)[R].
- [12] 熊学亮. 单向语境推导初探(上)[J]. 现代外语, 1996(2): 1-4
- [13] 熊学亮. 单向语境推导初探(下)[J]. 现代外语, 1996(3): 15-19
- [14] 熊学亮. 试论对关联期待的放弃[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3): 1-6

Dynamic Expectation of Relevance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XIONG Xue-liang YANG Z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eing a pivotal factor of RT, expectation of relevance (ER) has always been employed as a taken-for-granted concept and is scarcely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ER is classified into 3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quantity, direction and substance. It is stated that ER is a dynamic concept with the ability not only to terminate the inferential process, but to direct i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urpose of pragmatic inference is to capture the dynamic nature of ER and to satisfy it, and an inferential model based on the study of ER is tentatively constructed to improve the maneuverability of R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expectation of relevance; cognitive effect; cognitive effort; abductive inference